



上 册

徒手搏熊的姑娘·····	佚名(1)
喜欢风的女孩·····	艾丽丝·斯坦巴克(7)
寻找幸福·····	霜 枫(11)
一道白栅栏 ·····	潘长欣(13)
唱着歌儿回家 ·····	赵 冬(16)
情到深处 ·····	栖 云(19)
握 别 ·····	盛 洁(21)
天堂和地狱 ·····	佚名(23)
艺术和流浪 ·····	张 炜(25)
微 笑 ·····	羊 丁(30)
甜蜜蜜地分离·····	郭静娟(33)
水做的青春 ·····	素 素(36)
赢得生命 ·····	游新衡(39)
爱的寻找 ·····	佚名(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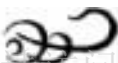
走过心灵脚步没有声音	袁 鸢(54)
蔷薇蔷薇别害羞	华明月(57)
生命中最后的一缕暖色	陆振飞(62)
书是一条河	白玲玲(68)
美味是一次灾难	沈思真(72)
相聚在电话里	赵 华(75)
冬夜的温暖	廖彦兰(78)
一种过程	段 灵(81)
妈妈——你好吗?	待雪情(86)
魔鬼城的神韵	秦 月(91)
巨石山下摩崖碑	温淑珍(94)
五穗青苞米	李剑波(97)
投 稿	卢年初(100)
千山情歌	秦 雨(103)
山里人家	张 旭(109)
父亲的忠告	李天白(112)



城之谜·····	李天白(115)
母 亲·····	熊 瑛(118)
在海边,在海边·····	董 桥(120)

下 册

母亲唠叨·····	咖啡糖(123)
生命需要什么·····	刘燕敏(126)
走进关东山·····	辛愚圣(128)
男孩和他的树·····	佚 名(133)
笔 友·····	W·米彻尼尔(136)
血 源·····	刘兴沛(139)
人狼情未了·····	佩尼·波特(141)
无根之贝·····	金永先(148)
在路途中·····	阿纳托利·拉斯(151)
铃兰花·····	〔斯洛文尼亚〕普·沃朗兹(154)
长发为君留·····	黄文婷(158)
残 荷·····	杨振伟(160)
一程风雨一程路·····	纪晓莉(163)





林森的故事·····	萧十一郎(166)
在皇陵·····	阿 丹(170)
吾母吾师·····	宇瓦迪·通萨昆隆朗(176)
我不需要你多情的目光·····	茸 儿(182)
无关之痛·····	金仁顺(184)
抒情动作·····	张绍民(188)
灞柳凄迷·····	潘向黎(192)
气压计的故事·····	卡兰得拉(196)
囚徒夜语·····	陶 里(199)
敞开的白栅栏·····	玛丽思·威斯特(201)
妈妈,我不是最弱小的·····	苏霍姆林斯基(204)
寻觅灵魂·····	韩玉喜(206)
与你同醉·····	钟雪灵(211)
踏 雪·····	李健昌(215)
365 分爱·····	佚 名(218)
寂寞天鹅美·····	肖 黛(220)



从丑小鸭到白天鹅·····	贝 尔(223)
寄语新儿未到时·····	金永先(228)
谢谢你,丫头 ·····	佚 名(231)
在人群中疗伤·····	王晓莉(234)
那袋沉沉的苹果·····	黄秀梅(237)
爸爸妈妈,我们聊聊 ·····	蔡 丽(241)
陪衬人·····	左 拉(244)





母亲唠叨



咖啡糖

水做的青春

123



我有时候总是想，世界上还有比我老妈更唠叨的人吗？每次看大话西游，我总是对里面的唐僧嗤之以鼻，就你那两下子还到我面前来 show，滚远点吧，要是你听了我妈唠叨……哼哼。老妈唠叨的范围非常之广，从帽子到鞋子，从小菜到电费，从爸爸的职称到我的考试，总之是无微不至、叨之入微。

我确实是很烦的，为此还和妈拌过嘴——谁叫我和她一样是个急脾气呢？要知道，我宿舍的同学成天都用一种同情的眼光看着我——为什么？

只因为老妈一星期 7 次的频率打电话过来，晚上打头句话就是：



“没在看电视吧？”

早上头句话就是：“有没有起床啊？”怎么样？”够 cool 吧！

如果说这样一直诉苦下去，各位肯定要认为我是在吐苦水控诉苦大仇深对不对？错错错——其实，我写这篇文章的意思绝对不在这里。

记得有一次，我和老妈闹别扭，老爸跑过来安慰我，“你呢，有时候就让着点吧。你妈妈现在正是 49 岁，是更年期高峰，你是她女儿她当然要多说几句。”我想想也是，就和老爸开玩笑说：“我反正在外面读书，是跑掉了，你怎么办呢？”老爸哈哈大笑：“夫妻二十年，如果连这点都忍受不了那还了得。再说她什么时候是为自己操心呢？这句话给我的震撼却是大的，不错，妈妈是唠叨，但是她什么时候唠叨是为了自己呢？”

我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她不可能像电视小说中那种母亲一样尽善尽美温柔耐心，但是她自己有自己爱家人的方式，她打过 N 次长途电话只为嘱咐我天冷多加衣，那是因为我上寄宿学校以前所有的衣物替换冷暖添加都是她一手操办，她整天算计柴米是因为她费尽心力只为让我们餐桌丰富营养而且收支平衡，她三番五次唠叨爸爸的香烟是因为爸爸有时不大太平的嗓子和肺，她什么时候为自己打算过吗？没有，真的从来没有，她总是唠叨，唠叨为我们要买两件冬天的衣服，但是自己总是能不买就不买，或者买也是买最便宜的。她总是唠叨，唠叨我的英语我的学习，但是那是因为希望我可以将来找一份好工作可以生活过得更好一点。这些

年来，她已经衰老了很多，曾经神采奕奕的眼睛已经黯淡而多出了许多鱼尾，如果在冬天，一双手也因为操劳而被冻疮裂口搞得肿胀而青紫。她是否曾经为自己所承受的东西唠叨过呢？没有，她是典型的中国母亲，只是付出——一心一意的付出，而唠叨其实也是她爱我们的独特的方式。虽然唠叨在表面上看起来烦而俗，但是正是这烦而俗的唠叨表达着一种最深沉而伟大的爱。

我爱我的母亲，虽然她已经衰老，虽然她很唠叨，但是她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最爱我而并不需要我回报的人，我曾经的无知和幼稚伤过她无数次心，我的成长和懂事花费过她无数的心血，她总是那样唠叨而细心的爱着我呵护着我，这是她劳累却也是快乐的做着的事情，我凭什么嫌她的唠叨呢？我没有资格，我根本就没有资格责备她身上任何一点。所以我知道，我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原因很多，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她的唠叨。



虽然唠叨在表面上看起来烦而俗，但是正是这烦而俗的唠叨表达着一种最深沉而伟大的爱。



生命需要什么

◎

刘燕敏



利奥·罗斯顿是美国最胖的好莱坞影星，他腰围 6.2 英尺，体重 385 磅。1936 年在英国演出时，因心力衰竭被送进汤普森急救中心。抢救人员用了最好的药，动用了最先进的设备，仍没挽回他的生命。临终前，罗斯顿曾绝望地喃喃自语：“你的身躯很庞大，但你的生命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心脏！”

罗斯顿的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在场的哈登院长，作为胸外科专家，他流下了泪。为了表达对罗斯顿的敬意，同时也为了提醒体重超常的人，他让人把罗斯顿的遗言刻在了医院的大楼上。

1983 年，一位叫默尔的美国人也因心力衰竭住了进来，他是位石油大亨，两伊战争使他在美洲的十家公司陷入了危机。为了摆脱困境，他不停地往来于欧亚美之间，

最后旧病复发,不得不住进来。

他在汤普森医院包了一层楼,增设了五部电话和两部传真机。当时的《泰晤士报》是这样渲染的:汤普森——美洲的石油中心。

默尔的心脏手术很成功,他在这儿住了一个月就出院了,不过他没回美国。苏格兰乡下有一栋别墅,是他十年前买下的,他在那住了下来。1998年,汤普森医院百年庆典,邀请他参加,记者问他为什么卖掉自己的公司,他指了指医院大楼上的那一行金字,说:“利奥·罗斯顿。”

不知记者是否理解了他的意思,总之,在当时的媒体上没找到与此有关的报道。后来我在默尔的一本传记中发现这么一句话:富裕和肥胖没什么两样,都不过是获得了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罢了。

也许,这就是答案。

水
做
的
青
春

127



你的身躯很庞大,但你的生命需要的仅
仅是一颗心脏!



走进关东山

◎
辛
愚
圣



远房七舅把我们带到了他居住的地方——六道沟。到了这里，真有掉进大沟里的感觉，四周都是灰褐色的山，山连着山，山后还是山，山山不断。感觉很憋闷，很压抑。

七舅在他家附近给我们租了房，七舅介绍说房东姓张，是多年的老邻居，老两口为人好。一进大门是个标准的农家院。柴禾垛、牲口圈、苞米楼，整齐地排列在院两边，院子里有鸡鸭鹅狗，正房三间。老两口把我们迎进了屋，房东住在西间，原以为我们租住的是东间，东间却装着粮食、农具和一些杂物。原来七舅给我们租的是一铺炕，房东住南炕，我们住北炕，妈妈不满意，在山东一家人也没有住南北炕的，两家人怎么能住在一间屋里。七舅看出了妈妈的表情，小声对妈妈说：“关东山冬天特别冷，住对面炕暖和，你们先住着，实在不满意。以后再另租。”我们就住下了。



房东是个60多岁的小老头，个子挺矮，干巴巴的瘦，说话挺爽快，脸上总是带着笑意。老太太却膀大腰粗，八字眼，一脸横肉，怪吓人的。

七舅和舅妈送来了苞米面、小楂子、酸菜、咸菜、土豆、萝卜，叫房东老太太看见了，她耷拉着个脸冲七舅说：“干什么老七？”七舅笑着说送点东西叫我姐他们先吃着。老太太说：“我没有哇？”妈妈瞅着老太太的脸低声说：“大嫂，我先留下吧。”“留呗，你们是姊妹，咱不管。”说着老太太进屋了。

七舅妈临走时对妈说：“姐，晚饭就过去吃吧。”老太太在屋里接上了茬：“杀猪啦？宰羊啦？”七舅说：“家常便饭。”老太太一边系着围裙一边走出来，指着七舅两口子说：“滚！太小看你嫂子了。”七舅两口子走后，她对我妈说：“大妹子，饭菜我都带了你们的份。我这个人呀，长了你就知道了。”她开始张罗晚饭，妈妈帮着打下手。

这顿晚饭，是一桌丰盛的关东农家饭。大黄米干饭掺芸豆籽，酸菜炒粉条，咸肉炒芸豆丝，干辣椒炒土豆片，煎鸡蛋，还有一碗猪大油和一碗白糖，火盆里烫着一壶高粱酒。相隔千里素不相识的两家人，围坐在桌旁像一家人似的。张大爷一边和父亲喝酒一边指着菜对我和小妹说：“小崽子，呛菜，使劲呛，有的是。”（我头一回听到吃叫呛，差一点笑出声来。）张大娘用小匙挖着大油和白糖放在我妹妹的饭碗里，叫我们拌一拌吃，说这样吃，又甜又香，又好消化。这顿饭后再看张大娘的脸，不觉得害怕了，还觉得挺亲切。

六道沟是一个大村子，方方正正的很规矩，村子四周用



黄土叉的高大围墙，围墙四角都修了炮楼，有东、南、西三个大门，门旁也有炮。当地老人说，这都是满洲国康德二年（1935年）日本人逼着老百姓归屯时修的，从前庄稼人都住在沟沟岔岔，日本鬼子怕抗联和老百姓有联系，强迫归屯，谁不归屯就烧谁的房子。归屯后自卫团把着大门，老百姓进出围子都得带着“良民证”，没有“良民证”的就抓起来，说你是抗联探子，说你通“匪”，轻则打你一顿，重则喂了狼狗。

村里的住房都是连山（墙）房，一趟房十多户，有三间一家的，有两间一家的，墙大都是河卵石砌的，房盖有用草苫的，有用高粱杆苫的，最好的是用木瓦苫的。户与户之间用木柈子夹杖子，大门都是用粗条子别的，也只能挡挡鸡鸭鹅狗这些小牲畜。邻居之间交往很方便，这家给那家一碗小豆腐，隔着杖子就送过去，那家给这家送碗黄米饭隔着杖子就递过来了，有急事时人就从杖子上跳过去了。

阴历十月，这里就下起了大雪，一看见下雪我就高兴。在黄县时一下大雪，大人们就说老天爷下白面了。因为黄县都是种小麦，雪下的越大来年小麦返青时长势好，麦子就有好收成。我跑进屋对妈说：妈，天上下白面了。房东张大爷听见了，说：傻小子，这是雪不是白面，是白面咱也不敢吃。粳米白面那是给日本人吃的，咱老百姓吃了就犯法了，那叫“经济犯”。我想：这满洲国真不好，吃粳米白面还犯法，怪不得到了六道沟就没吃过粳米白面，房东张大娘过节时用荞麦面、粉子面（苞米淀粉）包饺子。

雪也给东山沟的人们带来了欢乐。孩子们滚雪球，打雪



仗，放爬犁坡。大人们穿着牛皮乌拉，戴着狗皮帽子，赶着牛爬犁上山拉柴禾。青年人背着猎枪，领着猎狗，上山打围、下套子、下夹子，街上就有卖山鸡的、卖野兔的、卖狍子肉的。还有人拿着大冰钎子和抄捞网，到封冻的河上砸冰窟窿捞小鱼、捉蛤蟆。

一交“九”，大雪封山，天气嘎嘎冷，人们开始“猫冬”了。只有老年人坐在自家热炕头上能“猫”得住，小孩子、年青小伙子、姑娘媳妇们是。“猫不住”的，他（她）们成群结伙的串门子，谁家的老头老太太会讲故事、会唱唱、谁家就招人。到谁家都是热情招待，炕头上放着小面袋，面袋里装着炒熟黄豆和崩好的苞米花谁愿吃谁抓。穿鞋的脱鞋上炕，从炕琴上拽下被子盖着脚，穿乌拉的在屋地上坐着小板凳围着大火盆。老年人开讲了，讲妖魔鬼怪，讲山猫野兽，讲棒槌娃娃，讲狐狸成精，讲胡子讲兵，讲民国十年的大刀会，讲民国二十年的自卫军，讲什么听什么，直讲到小半夜才恋恋不舍的回家。

进了腊月门，串门的少了，穷也罢、富也罢，都在忙年。你帮我缝条裤子，我帮你做件布衫；你帮你拉碾子，我帮你推磨；你帮我摊饼，我帮你烙粘火勺；你帮我杀猪，我帮你做豆腐。你给我一盆酸菜，我给你一筐土豆；你给你一升黄米，我给你二升小豆；你给我一只鸡，我给你五斤肉，街坊邻居们在互助互济中准备过年。

房东张大爷家腊月初七杀年猪，头些日他做好了准备，张大爷直赶着牛爬犁拉着高粱去五道沟景德泉烧锅换酒，张



大娘在家用碾子拉大大碴子。张大爷见着邻居就说初七我杀猪，帮忙去。整个后街都知道张大爷初七杀猪。

初七早晨刚放下饭碗，帮忙的就陆续来了。好几个小伙进圈去抓猪，有的在院里搭杀猪案子，有的抱柴禾烧火，有的在雪堆上安大缸准备退猪毛。人多干活快，只听见大猪吱——吱——的叫了几声，猪就被杀死了，用开水退毛，开膛，摘肠子，剔骨头，灌血肠，割肉。女的帮张大娘切酸菜，做大碴子干饭。没到晌午，肉烩熟了，血肠煮好了，酸菜也炖好了，从邻居家借的饭桌了、盆、碗、筷，南炕一桌，一盆大肉片子。用大铅壶烫酒，用饭碗喝酒。张大娘和女人忙着盛菜添酒盛饭，张大爷里屋走到外屋，外屋走到里屋，直说：“呛呀，呛肉，欢起来呛。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日子，帮忙的一个个喝的红头胀脸，汗流满面。

父亲母亲都是第一次看到这场面。妈妈说：关东山人待人真实在真热乎。



生命是薄弱的，青春是短暂的，昨天早已失去意义；应该学习遗忘，占有今天，去开拓一个个全新的旅程。



男孩和他的树

◎

佚名

从前，有一颗巨大的苹果树。

一个小男孩每天都喜欢在树下玩耍。他爬树，吃苹果，在树阴下小憩……他爱树，树也爱和他玩。

时间过得很快，小男孩长大了，他不再每天都来树下玩耍了。

一天，男孩来到树下，注视着树。

“来和我玩吧。”树说。

“我不再是孩子了，我再也不会在这树下了。”男孩回答道，“我想要玩具，我需要钱去买玩具。”

“对不起，我没有钱……但是，你可以把我的苹果摘下来，拿去卖掉，这样你就有钱了。”

男孩兴奋地把所有的苹果都摘下来，高兴地离开了。男孩摘了苹果后很久都没有回来。树很伤心。

水
做
的
青
春

133





一天，男孩回来了，树很激动。

“来和我玩吧！”树说。

“我没时间玩，我得工作、养家糊口。我们需要一幢房子，你能帮助我吗？”

“对不起，我没有房子，但是你可以砍下我的树枝，拿去盖你的房子。”男孩把所有的树枝都砍下来，高兴地离开了。

看到男孩那么高兴，树非常欣慰。但是，男孩从此很久都没回来。树再一次孤独、伤心起来。

一个炎热的夏日，男孩终于回来了，树根欣喜。

“来和我玩吧！”树说。

“我过得不快乐，我也一天天变老了，我想去航海放松一下。你能给我一条船吗？”

“用我的树干造你的船吧，你就能快乐地航行到遥远的地方。”男孩把树干砍下来，做成了一条船。

他去航海了，很长时间都没有露面。

最后，过了很多年，男孩终于回来了。

“对不起，孩子，我再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了……”树说。

“我已经没有牙咬苹果了。”男孩回答道。

“我也没有树干让你爬了。”树说。

“我已经老得爬不动了。”男孩说。

“我真的不能再给你任何东西了，除了我正在死去的树根。”树含着泪说。

“我现在不再需要什么了，只想找个地方休息。过了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